

● 中国近现代史

辛亥革命成败新论

李 重 华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 400020)

[作者简介] 李重华(1962-), 男, 甘肃泾川人, 重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史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摘 要] 客观、准确地审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是正确评判辛亥革命成败的前提, 当然, 关键还是不能把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如果做到了这一点, 那无论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主流观点的“失败论”, 抑或为个别学者所主张的“成功论”, 其各自缺陷就皆可避免了。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功绩; 成败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3-0306-07

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长期以来, 无论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 历史学界还是非历史学界, 一直争论不休。其中, “失败论”者显然有意无意低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成功论”者显然有意无意高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两者的共同缺陷都是把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

一、“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 即加强资本主义发展。”^[1] (第3页) 一次大的社会革命运动, 必然要由若干次小的社会革命运动所组成, 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因而,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一)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2] (第128页), 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民国”^[3] (第29页)

辛亥革命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彻底的批判。还在革命前, 孙中山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但当有人问他是否想做皇帝时, 他却坚决表示: 不想, 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参加革命后, 孙中山更不断地揭露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 断言只有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的革命, 才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法门。当梁启超把维护皇帝制度和清朝皇统的“开明专制论”冒充为“政治革命论”时, 孙中山明确指出, 君主专制制度是恶劣政治的根本, 实行政治革命就要颠覆君主专制政体,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因而, “就算汉人为君主, 也不能不革命”, 就算推倒了皇帝制度, “尚有一层最要紧的”, 这就是要肃清“皇帝思想”, 以“平民革命, 建国民政府”^[4] (第325-326页)。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忠实代表和坚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清王朝。兴中会一成立, 孙中山就把暴力推翻清王朝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仅1907年5月至次年4月, 并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武装起义就有6次。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震动全球, 于是, “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5] (第50页)。至11月初, 已是义军四应, 大局略定。而正是在此情况下, 投机家袁世凯也乘机加紧“逼宫”, 走投无路的清朝皇帝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 帝制“被迅速轻易地推翻了,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一点东山再起的希望”^[6] (第63页)。从此,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 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 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

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华共和国”^[7](第265页)——“伟大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前,兴中会曾制定了“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同盟会成立之日,孙中山正式“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8](第237页)。《同盟会革命方略》进一步对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国方案作了具体的规定,并警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9](第297页)。不难看出,辛亥革命一心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10](第280页)。而既然推翻清王朝及其所代表和维护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此就使得当武昌之大革命以成,清政府大势已去之时,而建立中华民国也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于是,1911年12月29日,起义各省代表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提出的中国将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的预言完全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以暴力推倒了帝制,代之以民国,为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11](第318页)。

(二) 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从1872年到1900年,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总共只有156家,资本5000余万元。而1901—1911年,全国新设立的厂矿企业就有340余家,资本1亿多元^[12](第93页)。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就是于1901年将他们在一家钱庄所获得的利润投资于茂新机器面粉厂,从而奠定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之一的荣氏集团的基础。而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这10年间获得如此大的进步,正是由于进入20世纪后,慑于革命运动的威力,清朝不但大大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禁锢,还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当然,“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13](第77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保护和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与措施。就是袁世凯也同样能推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并把资本家的一些头面人物拉入政府,使他们继续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0多年间,中国便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在这个浪潮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显著。纺织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个工厂,资本3254万元,而到1920年增至475个工厂,资本8275万元。面粉业,1896—1912年,全国共设厂90家,其中民族资本仅47家,而1913—1921年,全国就设厂123家,其中民族资本105家^[14](第522,523页)。1912—1920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增长率之高,只有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才可与之媲美^[13](第85页)。对外贸易也随着工业部门的进展而呈现增长的趋势。1918—1919年,中国的出口增加了34.5%。在某些场合,加工商品的出口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原料出口,从而意味着殖民地商品经济的特征正在减弱^[13](第91页)。相应地,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前不过50—60万人,而到“五四运动”前夕已有200万人。“透过产业工人人数的激增,不难窥见民国初年实业推进的步伐。”^[11](第335页)总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已深为自己的财富、经营能力以及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而自傲,“并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面对世事了”^[13](第156页)。而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国际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白吉尔便把民国时期的最初10年看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认为是这一时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中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三) 辛亥革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自由尽是新风尚。首先,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而此前,社会上对没有辫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15](第188页)。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改为脱帽、鞠躬、握手、鼓掌,服饰庞杂至不可名状。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妇女穿耳、傅粉也不再时兴。同时,不仅婚礼不再大操大办,而且丧礼也一扫历来斩衰期功缌麻之制。西餐亦有了吸引力。“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磁甌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屏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由灯风罩,才觉得适

意。”^[16] (第9版)过去,达官贵人、士绅富贾多以肩舆代步,而辛亥革命后,肩舆除中国医生及出殡迎娶外,毫无用场。

辛亥革命以后,旧的社会体制和价值系统开始全面解体^[17] (第370页)。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废除蛋户、惰户等类人的贱民身分,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不仅“士大夫对于集会大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18] (第8版),而且乡曲措大,市井鄙夫,或则滥竽工会,或则侧身政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妇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于是有所谓女子北伐队,……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这“不特自古所未见,抑亦环球所罕闻”^[19] (第6版)。过去,统治阶级将社会职业依尊卑贵贱分为“士农工商”。而到了民国,人们却更加重视工商业的作用。传统观念将节俭视为美德,而辛亥革命后,及时行乐,高消费,日渐流行。

辛亥革命也彻底动摇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及伦理思想的正统地位。封建道德特别注重男女之防,但辛亥革命后,知耻明礼之学说一扫而空,男女之樊篱亦因之决。儒家的伦理纲常要妇女谨守“三从四德”,而辛亥革命后,内地妇女之向往自由者,往往相率至沪,父母丈夫不能阻。孝道是儒家学说用以维护旧制度的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而到了民国,却出现了孝情“浇漓”的现象。同时,自国体变更,学潮起伏无常。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孙中山曾经回忆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可是,到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8] (第235页)。这就毫不奇怪,到了1913年6月,当袁世凯通令学校恢复祀孔时,尽管这还只是帝制复活之先声,可就在通令一发布,即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的教育总长命令部员到孔庙去祭祀,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还有从旁大声而骂的,顷刻间便草率了事。后来,就在袁世凯虽然已经被迫取消了帝制,并且下令恢复了内阁制的时候,全国人民仍怒不可遏,表示要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出后,来电反对,高可盈尺。于是,张勋的复辟丑剧仅12天即落下帷幕。此后,就再也无人敢问津皇帝的“宝座”了。

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0] (第563页)。辛亥革命不等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辛亥革命当然不可能将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下子进行到底,事实上,就连欧美诸国世界上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分步走”才完成的。所以,我们并不能苛求辛亥革命

(一) 辛亥革命不等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首先,从时限上而言,辛亥革命始于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朝灭亡;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迄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其所担负的主要历史使命而言,辛亥革命主要是推翻清朝及其所代表和维护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初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即主要与封建主义作斗争;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除推翻清朝,还要推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既要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又要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且要打倒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只是一次由资产阶级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其领导者就是资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辛亥革命只能部分地、有限度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尽管仍然是由资产阶级首先发动和领导的,但革命的领导者却由资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逐渐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过渡,革命的指导思想由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逐渐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过渡,并由部分地、有限度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逐步过渡到充分地 and 最大限度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因此,辛亥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它通向社会主义。相应地,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清朝的灭亡为基本标志;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则以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基本标志。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项“近于完

全的革命工作”^[2] (第293页),它包括了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而辛亥革命只是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是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虽不太成熟却又相对独立的重要阶段。而既然辛亥革命只是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那它当然不可能将整个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一下子都完成,从而将整个中國资产阶级革命一下子进行到底;既然辛亥革命是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尽管不太成熟却又相对独立的重要阶段,那么,虽然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将整个中國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一下子都完成,但它却完全有可能完成属于自己这一阶段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而把它引向胜利,二者并不矛盾。

(二) 欧美诸国世界上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9年,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但是,革命胜利后,工农大众一无所获。这样,“掘地派”和“真正平等派”出现了。然而,他们却遭到了克伦威尔的镇压,共和国徒有虚名,实权都操在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手中。1653年,克伦威尔索性解散议会,接受“护国主”称号。克伦威尔甚至还想当国王,只是因为军队的坚决反对而放弃。但上议院却恢复了,护国主规定为世袭的。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至此,英国才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专政。

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83年,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独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然而,独立后的美国,却确立了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联合专政。在全国300万人口中,只有12万人有选举权。随着独立后领土的扩张,美国北部和南部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1年4月,双方终于发生了战争。1865年4月,战争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才摧毁了奴隶主的政治势力,消灭了奴隶制度。在此基础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9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1794年7月,雅各宾派专政被代表大资产阶级、银行家和新兴有产者利益的“热月党人”所颠覆,革命高潮过去。1799年,在大金融资本家、军火商人的帮助下,拿破仑发动政变,强迫议会把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交给以他为首的三个执政官。1804年,拿破仑干脆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直到1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为止。1830年7月,法国人民推翻了复辟王朝。但是,政权又落到金融贵族手里。1848年2月,法国人民把国王的“宝座”搬到巴士底狱广场当众烧毁,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诞生。可是,1852年,路易·波拿巴又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还是普鲁士人于1870年才把拿破仑三世这位法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赶下了台。总之,从1794年到1870年,在短短的76年中,有62年法国人民就不是处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就是处在封建帝国的统治下。而10多年的共和国,正如帕尔默·科尔顿所指出的,1792—1795年,还是作为“恐怖统治”的“非常共和国”,在1799—1804年更是“专制共和国”。

可见,就是在英、法、美这三国世界上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运动之后,革命的任务也同样未能彻底完成,因而也出现过完全类似于(甚至还不如)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之后所出现的复辟的情形,不仅出现了像袁世凯这样的“对议会制度、各省自治以及言论自由”怀着“强烈敌意”的军阀^[3] (第224页),而且也出现了像国民党政府这样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蜕化的资产阶级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政权^[3] (第310页)。然而,尽管这样,却并没有人因此把英法美诸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运动说成是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给予了它们很高的评价。

(三)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更大、更艰巨,更不可能一举成功

以中、英、法三国相比,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推翻封建统治。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却既要打倒封建主义,也要打倒帝国主义。而且,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所以,单是打倒封建主义这一个任务,已足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更大、更艰巨。大家知道,只是在百年战争之后,英、法两国才发展成为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有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王权的机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7] (第265页)“皇帝的尊严,可谓并时王

二”^[22](第149页)。西欧的封建统治也有一个反动的精神支柱,但是,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已向封建神学发起了第一次冲锋。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又不仅使“宗教”,而且使“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23](第19页)。而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却从未受到过这样大的冲击。更为糟糕的是,英、法两国的封建主义至少在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基本上都是孤立无援的,而中国的封建主义者却始终有帝国主义作靠山。

以中、美两国来比,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倒是有两个,一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一是推翻黑人奴隶制度。但是,这种数量上的相等决不等于“质量”上的相等。以两国的“反帝”任务而言,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要打倒的就只是一个羽毛尚未完全丰满的资本主义强盗。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面对的则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强盗。非但如此,这些帝国主义强盗还极力勾结中国的反动派,为其忠实的走狗。而统治独立前的美国的英国殖民者却没有这样的走狗。至于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要完成的另一大任务——推翻黑人奴隶制度,那就更不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要完成的另一大任务——推翻封建统治相提并论了。因为这种奴隶制度的根基又比英、法两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还要浅得多,而且仅限于美国南方一隅。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种奴隶制度也是野蛮的,可是,它毕竟与古代的奴隶制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种植园主是资本家兼地主。

三、“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24](第3版)。低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混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便必然会得出辛亥革命失败的结论;混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纵然得出辛亥革命成功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口服心服的。在尽量避免这些缺陷的前提下肯定辛亥革命的成功,丝毫不会遮掩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新的革命运动的光辉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被大大低估了。一次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功绩到底是什么,究竟有多大,自然取决于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历史功绩。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民国”;二是在经济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三是在思想文化上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从而改变了,而且是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历史功绩在大家看来却仅仅只存在于政治上一个方面,即推翻了清朝,赶走了皇帝。而且就这一个方面,正如林伯渠所言,还常被“过低估计”。至于辛亥革命在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则干脆被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或遗忘了。但是,如果说辛亥革命在政治方面的历史功绩还可以被打折扣,在经济方面的历史功绩还可以被忽视或遗忘,则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是绝对不能被忽视或遗忘的。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更难转变,而一旦转变,就不再容易回归原位,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恰恰似乎还要更大、更显著一些。而既然辛亥革命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历史功绩若被认为只有政治上那么一点,那当然就难得出辛亥革命成功的结论了。

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被严重混淆了。如前所述,如同1640—1649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等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不等于美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不等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有联系,却不是一回事。可是,大家一方面赞同这样的论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即似乎也承认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有区别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另一方面又往往借助于其它一些论述,如“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25](第645页)。“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26](第16页)等等,来论证辛亥革命的失败。很显然,却又否认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

别,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这样,便把将由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来完成任务硬要辛亥革命一下子来完成,把将由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其它阶段才能做到的事,才能完成的任务,硬要辛亥革命就做到,就完成。而既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辛亥革命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些,于是,便心安理得地得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结论。

至于个别学者虽已对辛亥革命“失败论”提出了质疑,但由于也未能把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加以区别,因而,仍无法回答既然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那何以在辛亥革命之后还会出现像袁世凯这样的“对议会制度、各省自治,以及言论自由”怀着“强烈敌意”的军阀,以及像国民党政府这样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蜕化的资产阶级政权”之类的根本性问题,所以,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在客观、准确地审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以及充分注意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与区别的前提下肯定辛亥革命的成功,丝毫不会遮掩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新的革命运动的光辉。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虽有联系,却并不是一回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比英、法、美诸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要大、还要艰巨。所以,仅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开端的辛亥革命,当然只可能完成自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却绝对不可能将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下子进行到底。这就决定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仅需要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人不下马,马不停蹄,继续坚持斗争(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是也),以求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还需要更为先进的革命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在更为先进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发动新的革命,去争取最后的胜利。而事实上,也正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所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新的革命运动,最终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向了胜利的光辉之巅。因此,在肯定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新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参 考 文 献]

- [1] [俄]列宁.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A]. 列宁全集:第3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 [俄]列宁. 中国各党派的斗争[A]. 列宁全集:第2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3] [俄]列宁. 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A]. 列宁全集:第2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4] 孙中山.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A]. 孙中山全集:第1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孙中山.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A]. 孙中山全集:第6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现代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 [7] [德]马克思. 国际述评(一)[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8] 孙中山. 建国方略[A]. 孙中山全集:第6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孙中山.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A]. 孙中山全集:第1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0] 孙中山.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A]. 孙中山全集:第1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12] 严中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Z].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 [13] [法]白吉尔. (1911—1937)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M]. 张富强,许世芬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14]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中国近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5] 鲁迅. 病后杂谈之翁[A].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1.
- [16] 虎痴. 做上海人安得不穷[N]. 申报,1912-08-09.
- [17] 郑家栋. 冯友兰与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A].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8] 子序. 集会[N]. 申报,1912-02-26.
- [19] 梦幻. 闲评二[N]. 大公报,1913-01-14.
- [20] 毛泽东. 青年运动的方向[A].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 鲁 迅. 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后[A]. 鲁迅全集: 第 7 卷[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2] 吕思勉. 吕著中国近代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3] 恩格斯. 反杜林论[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24] 林伯渠. 荏苒三十年[N]. 解放日报, 1941-10-10.
- [25]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6]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桂 莉)

New View on the Success-failur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LI Chong-hua

(Academy of Social and Sciences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20, China)

Biography: LI Chong-hua (1962-),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stitut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Chongqing,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To look closely at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1911 Revolution objectively and exactly is the premise to judge the success-failure of it correctly. Naturally, the key is that we can not mix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the Chinese bourgeois revolution. If it had been done as far as possible, then, whether the default of the failure viewpoint, which has being held as the main stream point for a long time or the default of the success viewpoint, which has only being advocated by a few scholars occasionally would have been avoidable.

Key words: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bourgeois revolution; contribution; success and failure